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北溪大全集卷十

宋 陳淳 撰

序

郡齋録後序

先生庚戌四月至臨漳朞自罷省試歸五月方抵家而道途跋涉之苦得病未能見也至十一月十八日冬至始克拜席下而居村食貧又以訓童拘絆不得日侍鑪

鍾之側明年先生忽以喪嫡子丐祠甚堅當路者又以經界一奏先生持之力雖已報行而終以不便已為病幸其有是請也即為允之四月二十五日午時主管鴻慶宮加秘閣修撰誥到二十六日早拜誥州印付通判即還行衙越兩日通判及諸曹留酌別二十九日方行某送至同安縣東之沈井鋪而別實五月二日也區區所錄姑以愚鈍不敏私寫其書紳請事之意而已也非敢為他人道也然先生在臨漳首尾僅見一期以南康

湫陋之俗驟承道德正大之化始雖有欣然慕而亦有愕然疑譁然毁者越半年後人心方翕然以定傑厲厲志節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姦豪猾斂蹤而不敢冒法平時習浮屠為傳經禮塔朝嶽之會者在在皆為之屛息平時附鬼為妖迎遊於街衢而抄掠於閭巷者亦皆相視斂戢不敢輙舉良家子女從空門者各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風奔遁改復生業至是及期正爾

安習先生之化而先生又行是豈不爲可恨哉抑先生在此其關於州鄉之大者不特欲正經界以興民利除鹽錢以蘇民瘼葢又嘗病貢院之迫窄學校之隘陋而議爲之更張貢院則欲遷於東市兵官之居已差尉司廣輪其地而度其規模擬容萬人之坐以爲後來百年之計其學校則以侍郎李侯之大成殿與尊道堂爲不可改移而東西兩廡則必開拓而明與之東欲毀貢院之冗屋而盡貢院之址悉以爲東諸齋西欲移行衙於

馬棚所而盡行衙之址悉以為西諸齋其齋相枕悉南向每齋中間為廳廳之左右各為四大窻而各裝截為四閣間廳之後為爐亭爐亭之左右為小庖及浴室與圊音清圂也舍其外則以崇墉包之後齋之面則對前齋之墉一如太學之制並擬秋月興工而自是亦不復及矣又豈不為漳民大恨哉併附記於此以無忘先生之志而亦庶乎來者得以考焉慶元庚申十月一日某謹識

竹林精舍錄後序

某自辛亥夏送别先生於沈井之後以水菽之不給歲歲為訓童牵絆未能一走建陽再詣函丈而先生屢以書來招至乙未冬始克與妻父同為考亭之行十一月中澣到先生之居即拜見於書樓下之閤内甚覺體貌大減曩日脚力已阻於步履而精神聲音則如故也晩過竹林精舍止宿與宜春胡叔器臨川黄毅然二友會而先生日常寝疾十劇九瘥每入卧内聽教而諄諄誉策無非直指病痛所在以為所欠者下學惟當專致其

下學之功而已而於下學之中所謂致知必一一平實循序而進而無一物之不格所謂力行亦必一一平實循序而進而無一物之不周要如顏子之博約毋遽求顏子之卓爾要如曾子之所以為貫毋遽求曾子之所以為一而其所以為人痛切直截之意比之向日郡齋從容和樂之訓則又不同矣越明年庚申正月五日拜別而歸臨岐又以冬下再見為囑豈謂自此一别方閱九十二日而遽有幽明之判反成終天之訣追思嚴訓

洋洋在耳不知涕零於是編而集之以為終身鑽仰之警庶幾朝夕目擊常有以不替其在如之誠而無昧乎此心之靈異時萬一獲免罪戾於門墻之下則為大幸焉爾嗚呼是可不敬乎哉是可不勉乎哉嘉泰辛酉正月一日某謹識

送徐楊二友序

紹熙改元維夏之初晦庵先生來臨漳越月而永嘉徐君居甫不遠千里受業於門下又越月而郡人楊君尹

叔與俱又五越月某方獲侍灑掃於是始識徐君而楊君又其舊也聲臭不謀而合自是相與徃來於郡齋疑之質謬之正蒙之釋益之請或一二日三四日晨而入酉而出為月者幾四其所以從容共學之情密矣顧惟駑惰之資方有賴於左鞭而右策夫何合簪方勤而袂欲分麗澤方洽而席欲判徐君之歸輿不可羇而楊君又有戍均之役於我心殆戚戚然今二君行輿已膏而征蹄已秣矣思無以見意姑借古人贈言之義以致朋

友所以相切磨者而共勉焉可乎昔者嘗聞謝尹諸公游河南夫子之門於其別也謝謂尹曰吾徒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服烏頭者方其服時顔色悦澤筋力强盛一旦烏頭力去則將如之何今吾先生所以藥吾二三子者其方大畧亦可知矣而吾二三子相從服餌於此朝夕拳拳唯謹者則以有先生之嚴在二君自此而别也去先生之側日遠歷鄉亭越都邑紛華靡麗之衢放蕩膠轕之境身日與頽俗接可玩可愛可昵

可欲可駭可愕可憤可厭凡所以揺聰明拂心志者千狀百證日交乎其前此正烏頭力不足恃而已所自力焉者也自志柔氣弱者於此最易為之荏苒鶩陁而移其所守而見善明用心剛者以為件件無非實用工之地二君謂之何哉道無往而不在學無時而不然二君自兹而往也誠能常如侍先生之側靜則存主敬之味動則佩燭理之方參前倚衡念念以無負先生所期望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焉則是雖遠先生之函丈而正

大之訓常在耳於其灑然有得之時又無惜一二附南來之鴈以交致並爲仁之意則是雖與某非向者從容郡齋之樂固千里共肝鬲也二君果謂之何哉抑南軒與先生有語云驅車萬里道中途可停輈勉哉共無斁邈矣追前修吾二三子者共加鞭焉因録二通以贈行序辛亥二月望後四日陳某序

送趙秋序

慶元丙辰之秋三山趙君有裕來典左獄於臨漳不鄙

郡士陳某而下交焉一見之始即以心相與自是往復講論閲有三載為精密矣今兹解印而歸也適某有至痛不及為歌詠以叙别然又不能為無益之語也敢效古人贈言之義以寓區區之誠可乎嘗觀人生天地之間夫孰非才也而得其秀者為難所以成其才而誦詩讀書夫孰非學也而卓然不迷其所趨者為尤難既識其所趨矣而能至至而終終不至於復自墮於迷者又其難之難者也葢隂陽五行之運錯揉不齊而人之得

之者大槩多於濁而不能以皆清多於駁而不能以皆純所謂清明純粹之禀特其間値之而已則才之秀出於等夷者非難乎夫天既予我以是才矣而學之不正則無以磨礲成就而反爲之變移斲喪是以其知非德性之良知而爲私智之妄度能非德性之良能而爲私意之苟作吐而爲言非先王之法言履而爲行非先王之法行施爲政著爲業又皆非根心盎背大用之所流行類亦不過人欲自便之私權術功利之陋而已滔滔

者皆是而誰肯以易之則卓然識聖賢之正而不迷其所趨者又非其尤難者乎然天理正達上達如登而難進人欲邪逕下達如墜而易狥吾之所趨雖審矣而二者勝負之幾蓋未易決此有一分之長則彼有一分之消此有二分之益則彼有二分之損雖天理所造者五分而人欲止五分之亡猶有五分之相持未可保其不為之引去也一旦忽不期而為之引焉則前功盡棄無復一存亦終於陷溺而不可救矣惟天理六七分而上

然後為足以勝人欲而人欲始為退負主日强而客日衰所向果而所背決眞有以駸駸於上達不可禦而必不復墮於下達之境矣由是而之焉且又有以馴造於十全之地而渣滓盡渾化矣則能至至而終終不復墮於迷者又非其難之難者乎嗚呼此予與求所以不免於聖門之誅而回作聖之功所以為萬世法也趙君風釆議論敏爽儁發而學問又有師友淵源所謂難與尤難者得之矣而難之難者茲正其幾不可不深知復自

隳焉之為可畏而當汲汲力進以取勝自厲也非惟趙君為然凡吾徒者皆所當然而愚與趙君尤有望於鞭之嚴而策之勇以交致其齊驅並進任重詣極之功也其毋以離合而異諸若其所以進之之科級節目則有聖賢嚴密之訓在趙君當自知之無俟於愚言慶元已未七月甲寅北溪陳某序

送家本仲序

眉陽家本仲訪道閩山中都諸賢餞於吾山之隅清漳

北溪野人與馬送行者皆有詩或謂野人曰子與本仲邂逅有一日之雅亦不可以無贈言野人因為之嘆曰人生禀二五之氣多值其不齊剛者則過於亢而柔者又愞而無立求其所謂絶正不雜者最為難得幸而或得之又每識凡志陋汩汩於頽波流俗而不能奮發於聖賢之學以求自拔今本仲於世味甚薄而狷介有守可謂粹然有近道之資矣而又不肯隨波逐流甘於自棄為凡陋之歸乃且不遠千里從師親友以講明夫淵

源之所自來又可謂卓然有求道之志矣兼是二者度越於人不淺誠可為本仲矣或者曰是或以為足乎曰未也吾二年於中都接見士友者非一人亦多有是二美矣至其責以切磨之實則類皆悠悠若存若亡而無急切懇迫之意正如舟人之適越既南其檣矣而徜徉中流不果於進車人之適燕既北其轅矣而彷徨中逵不勇於行吾恐燕越非惟無可至之期雖欲保其不中輟而他陷也亦難矣況聖人之門庭堂奧決不可以坐

而造而宗廟百官之美富又非可以想而知必篤吾力以實致其下學之功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如子思之弗得弗措然後有以成其資而達其志也或者又曰是可以為足乎曰未也士之篤於道者蓋亦嘗屢見之矣而又多病於所聞之先入者私主以為安所見之素習者偏執以為固不能豁然虛其心以為大受之地若是則胸中已隔塞隘陋矣凡前聖往哲相與發明真義理真趣味所謂公平正大之訓將何從而入精微嚴密之旨

又將何從而得之殆見用力枉勞而良資美志亦終於無就矣茲又本仲之所當深自警焉者也茲又本仲之所當深自勉焉者也本仲而果無忽於斯則學將日進而日新其於所造又孰禦焉本仲以為何如哉或者曰唯唯敢請以為送行序野人為誰陳某安卿也戊寅立冬後八日書

別徐懋功贈言

某區區此來所幸得一共學之友曰徐懋功今其別也

而請贈言竊以為聖門用功不一而總其要不過曰明善誠身而已善者天命人心之本純粹而無惡也明善者真知其為本善而無惡也誠身者實有是善於已純是天理流行而無人欲之間也未能明善必在擇善未能誠身必在固執而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者又所以為擇善之目而篤行者又所以為固執之功至於五者要歸子思子必又皆以弗措為言而每百倍其功以進者何哉此勇以終之之事也中庸入德之門曰智仁勇明

善在智誠身在仁所以明而誠之弗措者在勇易文言發明進德居業之方曰知至至之可與幾知終終之可與存義而必特於乾之九三言之者以陽居陽為剛健之至也蓋惟剛健之至者而後能真知與行俱到易與中庸無二旨也故顔子克己復禮以乾道者由剛健之絶人而曾子竟能負荷聖人之傳勝重任而遠道者亦惟於洪毅得之况今學者處斯世頹波流俗之中最易以墮人非厲剛勇之志則安能决所向卓然以自拔而

血氣之身日與事物相酬接又人欲私意之易萌也非剛吾質勇吾力亦安能以自克而洒然無累哉懋功於明善誠身之方嘗切磨之矣而兹義有未及講者因書以為贈言惟懋功其勉之嘉定壬午四月癸巳北溪陳某安卿書於武勝簿曹之讀書室

北溪大全集卷十

北溪大全集卷十一

宋 陳淳 撰

說

心說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爲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爲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

是乃所謂人之心其體則即所得元亨利貞之道具而為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即所得春夏秋冬之氣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故體雖具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為體則實與天地同其大萬理蓋無所不備而無一物能出乎是理之外用雖發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為用則實與天地相流通萬事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其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為妙貫動靜一顯微徹表裏終始而無間者也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值之

不純而又重以耳目鼻口四肢之欲爲之累於是此心始梏於形氣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於身矣人之欲全體此心而常爲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胸中光明瑩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其大者皆有以周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所與天地相流通者皆無所隔絶閒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蓋

真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既感也則妍媸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周流該貫莫不各止於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用渾淪純是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靜間夫然後向之所以全得於天者在我真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之命亦與之爲不已矣此人之所以存天心之大畧也

心體用說

所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而已為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人為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即所謂性雖會在吾心為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間此心之所謂仁即天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即天之亨此心之所謂義即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即天之貞真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故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

此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但以理言則為天地間之所公共不見其切於己謂之吾心之體則即理之在我有統屬主宰而其端可尋也此心之所以至靈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無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後乎萬古而無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而無不周雖至

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爲者此張子正蒙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所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者言之耳蓋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小大精粗無一非天理之流行吾心全得是理而是理之在吾心亦本無一息之不生生而不與天理相流行人惟欲淨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通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之流行

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便隔絶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及於仁民之際如老者之所當安少者之所當懷入井者之所當怵惕亦皆天命之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安所懷所怵惕者耳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絶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遠而及於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不折胎之所以不殺殀之所以不天亦皆天理之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害其

所長所胎所殀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便隔絶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間四端所應皆然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隔絶於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絶於一刻之中惟其千條萬緒皆隨彼天則之自爾而吾心爲之周流貫匝無人欲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貞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蕃以形容恕心充廣得去之氣象者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

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爲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

河圖洛書說

河圖洛書有定義古今傳者多矣劉牧之說最爲後出而世之學者多不自知其誤也噫盍亦攷其源流之實歟謹按孔安國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而劉歆亦曰伏

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此河圖洛書之定說也又按關子明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而邵康節亦謂圓者河圖之文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洛書之文州井之法其放於此乎蓋歷法有所謂二始二中二終正一二五六九十之數而州井亦以九數爲率此河圖

洛書之定數也如劉牧者又在康節之後反從而易置之以九數爲河圖十數爲洛書且謂二者俱出於伏羲之世而伏羲之所兼取託言其傳出於希夷夫康節亦希夷之後也豈康節不得之而牧獨得之乎吁是亦未嘗攷其源流之實而已矣昔者嘗觀易之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正吾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又嘗觀書之洪範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

九宫之數自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以至於次六次七次八次九昭然成列實吾夫子之所定是正所以爲洛書之數也蓋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故河圖之位必以一與六同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爲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積之爲五十有五也天地之數不

出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而已一三五七九者陽之奇而屬乎天者也二四六八十者陰之偶而屬乎地者也故洛書之位必前戴乎九後履乎一左列其三右列其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而五居乎其中積之爲四十有五也二者固不容於無辨吾夫子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亦但泛言聖人作易作範其原皆出於天而非止爲易言也然聖人之所以則之者果如之何蓋則河圖者虛其中則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則兩

儀也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則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艮巽則八卦也則洛書者在一則爲五行二則爲五事三則爲八政四則爲五紀五則爲皇極六則爲三德七則爲稽疑八則爲庶徵九則爲福極是其義亦各有所取矣然合是二者而論之亦未嘗不互相發明而迭相爲用也且以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圖之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圖之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則亦圖之四象也

四方之正以爲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則亦圖之八卦也而河圖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亦書之五行也虛而爲太極則亦書之皇極也其數五十有五則又九疇子目之數也横斜曲直無所不通則圖之爲書書之爲圖又豈復有彼此之間哉大抵天地之間理一而已時雖有先後之不同而理則不容於有二也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於圖初無待於書而自黙與之合範則大禹之所獨得

乎書亦不必追攷於圖而自暗與之符矣至是則劉歆經緯表裏之言豈不信然矣乎若所謂六篇九篇真有所謂赤文緑字天神言語則又皆不經之說而非所論也

四象數說

太陽之數九少陰之數八少陽之數七太陰之數六果何從而取之也曰在圖書所取則以圖書之數言在卦畫所生則以卦畫之數起不可一概論也蓋河圖之數

本五行生成之數始於一而終於十五居其中則參天爲三奇兩地爲二偶之合也天以一生水而居乎北則太陽之位也地以六成之而居乎北之外則太陰之數也地以二生火而居乎南則少陰之位也天以七成之而居乎南之外則少陽之數也天以三生木而居乎東則少陽之位也地以八成之而居乎東之外則少陰之數也地以四生金而居乎西則太陰之位也天以九成之而居乎西之外則太陽之數也位與數逆而相違其

六者以一而得於五者也七者以二而得於五者也八者以三而得於五者也九者以四而得於五者也合而言之右旋則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左旋則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位極方正而數稍偏曲者也洛書之數本陰陽奇偶之數始於一而終於九五居其中則亦參天爲三奇兩地爲二偶之合也虚其中則履一而戴九爲太陽居一而含九左三右七爲少陽居三而含七右肩二而左足八爲少陰居二而

含八左肩四而右足六爲太陰居四而含六位與數順而相會其九者以十分一之餘也八者以十分二之餘也七者以十分三之餘也六者以十分四之餘也總其中則縱横皆十五而又互見之太陽之九南則太陰之六北則少陽之七西則少陰之八東則太陰之六西北太陽之九東南少陰之八東北少陽之七西南位稍偏側而數甚明直者也此圖書四象之所取皆自居位以外極其統攝者而言之也卦畫則自太極動而生陽始

爲畫一奇而謂之陽儀動極而靜靜而生陰次爲畫一偶而謂之陰儀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故又其次於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二畫者四謂之四象太陽居一其本體二畫奇每奇之圍三爲含三奇通所從生位一奇以三其圍三者而起之故其數九少陰居二其本體一畫奇一畫耦每耦之圍四爲含二耦通所從生位一奇以一其圍四兩其圍四者而起之故其數八少陽居三其本體一畫耦一畫奇通所從生位一

偶以一其圍三兩其圍四者而起之故其數七太陰居四其本體二畫耦通所從生位一耦以三其圍四者而起之故其數六此卦畫四象之所生專自本體以内極其根原者而起之也自本體以内而極其根原則數之體也自居位以外而極其統攝則數之用也二者其取數之象然也若其所以爲取數之義則如之何曰陰陽之數自一至五爲生數以方生其氣也自六至十爲成數謂已成其質也今四象以成數言之陽主進自六方

進至七而未極乎盈則爲少陽故其數爲七又進而極於九則已盈而爲老陽故其數爲九陰主退自十方退至八而未極乎虛則爲少陰故其數爲八又退而極於六則已虛而爲老陰故其數爲六此其取義又各有所主而非苟然也

先天圖說

昔者伏羲氏之作易也始畫八卦又因而重之爲六十四莫非其理氣象數之自然而然初無一毫智慮增損

於其間自孔子以來莫有明其意者闕　以為伏羲止於八而文王六十四至我朝邵康節先生闕得其說於大傳之文遂為之圖名之曰先天以發伏羲氏闕　今觀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正吾夫子發明六十四卦氣畫之所由以生者說卦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此又吾夫子發明六十四卦闕

所由以寓者也闕

儀又自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耦分之而爲二畫者四是之爲四象其位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又自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耦分之而爲三畫者八於是乎八卦之名立而其位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是而往又自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耦分之而爲四畫者十有六是爲兩儀之上復加八卦八卦之上復加兩儀又自四畫之上各生一奇一耦分之而爲五畫者三十有二是爲四

象之上復加八卦而八卦之上復加四象又自五畫之上各生一奇一耦分之而爲六畫者六十四於是乎六十四卦之名以備而易道渾然天成矣是固不容以贅一而亦不容以歛一於其中所謂乾一而至坤八者又依然有自然之序在下則每卦之爲體者各八昭然布列於八位之内一周而不亂也在上則每卦之重體者各一粲然迭錯於六十四體之上八周而不紊也合二體而言則重乾又居其一重兌又居其二重離又居其

三重震又居其四重巽又居其五重坎又居其六重艮又居其七重坤又居其八亦無往而不得其序者以是而為圓圖則其一亦自乾體之八重卦居於南之東其二則兌體之八重卦居於東之南其三則離體之八重卦居於東之北其四則震體之八重卦居於北之東其五則巽體之八重卦居於南之西其六則坎體之八重卦居於西之南其七則艮體之八重卦居於西之北其八則坤體之八重卦居於北之西自一而四依然序於

其左自五而八依然序於其右合左右八八循環相次震而離離而兌兌而乾乾而巽巽而坎坎而艮艮而坤坤而復震而重乾居於正南重坤配於正北則定天地上下之位也重離居於東重坎配於西則列日月左右之門也重震居於東北重巽配於西南則雷風啓閉之候也重艮居於西北重兌配於東南則山澤高卑之象也左為陽也始於復而終於乾右為陰也始於遇而終於坤復之為卦也在震之八是為冬至一陽之生而起

於正北之分而東至離兌之中則爲春分正東至乾之一則四月六陽之極又所以爲陰之父生長女而爲遇焉遇之爲卦也在巽之一是爲夏至一陰之萌而起於正南之分而西至坎艮之中則爲秋分正西至坤之八則十月六陰之極又所以爲陽之母復孕長男而爲復焉故自復而之乾則皆其所以生之卦而爲數往者順自遇而之坤則皆其所未生之卦而為知來者逆在震則始交陰而陽生其陰尚多也故二十陽而二十八陰

兌離則陽長而陰少也故二十八陽而二十陰至於乾則陽盛而陰微矣故三十六陽而十二陰在巽則始消陽而陰生其陽尚多也故二十陰而二十八陽坎艮則陰長而陽少也故二十八陰而二十陽至於坤則陰盛而陽微矣故三十六陰而十二陽自震而乾皆其在天之屬總之凡百一十有二陽而八十陰其陽爲生而陰爲退也則陰而亦莫非陽也自巽而坤皆其在地之屬凡百一十有二陰而八十陽其陰爲生而陽爲退也則

陽而亦莫非陰也陽在陽中則自一而六皆順行在陰中則其行逆矣陰在陰中則自一而六亦皆順行在陽中則其行逆矣總六畫而觀之自上之一畫則爲一陰一陽之相間二畫則倍之而爲二陰二陽之相間三畫則又倍之而爲四陰四陽之相間四畫則又倍之而又爲八陰八陽之相間五畫則又倍之而爲十六陰十六陽之相間六畫則又倍之而爲三十二陰三十二陽之相間又自下而推之則兩儀之上生四象四象之上生

八卦也又自外而反之則兩儀之内包四象四象之内包八卦也又分而言之則兩儀之相乘其六自内一畫則陰陽之二其列而爲兩儀者一二畫則陰陽之四其列而爲兩儀者二三畫則陰陽之八其列而爲兩儀者四四畫則陰陽之十六其列而爲兩儀者八五畫則陰陽之三十二其列而爲兩儀者十有六六畫則陰陽六十四而爲兩儀者三十二四象之相乘其三自下二畫則列而爲四象者一中二畫則列而爲四象者四上二

畫則列而爲四象者十有六八卦之相乘其二自下三
畫則爲八卦者一上三畫則爲八卦者八也又統而言
之則左皆陽長而屬乎天右皆陰生而屬乎地而通爲
一兩儀也震離陽長而方少兌乾陽盛而之老巽坎陰
長而方少艮坤陰盛而之老而通爲一四象也乾之八
卦皆曰乾兌之八卦皆曰兌離之八卦皆曰離震之八
卦皆曰震巽之八卦皆曰巽坎之八卦皆曰坎艮之八
卦皆曰艮坤之八卦皆曰坤而通爲一八卦也又合兩

儀四象八卦而會于一體則周環無端又渾然一太極也若又以是爲方圖語其八經卦之生自乾一而至坤八則由下而上而八位皆同其生者也語其八經卦之乘自乾一而至坤八則由右而左而八位皆同其乘者也又語其八重體之縱則右自一八又皆屬乎乾而重乾又居其一之一其次二八又皆屬乎兌而重兌又居其二之二其次三八又皆屬乎離而重離又居其三之三其次四八又皆屬乎震而重震又居其四之四其次

五八又皆屬乎巽而重巽又居其五之五其次六八又皆屬乎坎而重坎又居其六之六其次七八又皆屬乎艮而重艮又居其七之七其次八八又皆屬乎坤而重坤又居其八之八又語其八重體之横則下自一八亦皆屬乎乾而重乾亦居其一之一其次二八亦皆屬乎兌而重兌亦居其二之二其次三八亦皆屬乎離而重離亦居其三之三其次四八亦皆屬乎震而重震亦居其四之四其次五八亦皆屬乎巽而重巽亦居其五之

五其次六八亦皆屬乎坎而重坎亦居其六之六其次七八亦皆屬乎艮而重艮亦居其七之七其次八八亦皆屬乎坤而重坤亦居其八之八又旁通而曲暢之自下左而之右上皆屬乾以交乎坤自上右而之左下皆屬坤以交乎乾則又天地包含交泰之義也次下二左而之次右二上皆屬兑以交乎艮次上二右而之次左二下皆屬艮以交乎兑則又山澤相通于四隅也次下三左而之次右三上皆屬離以交乎坎次上三右而之

次左三下皆屬坎以交乎離與其中四卦爲震巽之交則又水火雷風之相盪蕩於其間者也方圓曲直分合錯綜至纖至悉千變萬化而天理自然之妙無往而不然初不容人力之牽合布置者是則八卦雖伏羲之所畫而非伏羲之所自畫也六十四卦雖伏羲之所重而非伏羲之所自重也當時文字未立而天地人事萬物之理無不炳㸎於其中使人觀其象而玩其占莫不心喻而理得矣是所以爲伏羲之易蓋至於夏之連山首

以艮商之歸藏首以坤遂皆因之為六十四卦至文王之彖大難也則又取伏羲之六十四者而衍之首於乾坤以定君臣之分終於未濟以盡人事之脩又於每卦之下係之以辭謂之彖亦謂之繇至周公則又謂之六爻遞相發明至吾夫子則又為上彖下彖以釋文王之辭為大象以釋伏羲之畫為小象以釋周公之爻又為文言為上下繫為說卦為序卦為雜卦極其明辨而詳著之謂之十翼蓋歷三古四聖而易道於是乎大備矣

其實則文王周公孔子之辭又皆不外乎羲畫之意也

後天圖說

伏羲之易先天學也文王之易後天學也先天之卦以乾居南坤居北離居東坎居西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兌居東南乾坤縱而六子橫者此易之所由本也後天之卦以離居南坎居北震居東兌居西乾居西北坤居西南艮居東北巽居東南震兌橫而六卦縱者此易之所以爲用也夫先天之所由本者如彼而後天

變而為用者乃如此其故何也蓋乾本生於子而成於午坤本生於午而成於子故乾南而坤北者天地之成位也及其交則乾反其所生於北坤反其所生於南於是乎為泰矣然乾者陽之極而為父坤者隂之極而為母父母老則退不用之地此其再變也乾所以退乎西北而坤所以退乎西南也離本升於東坎本升於西此日月之常度也及其交則東者自上而西西者自下而東於是乎為既濟矣然坎者乾之中男也離者坤之中

女也父母既退則男女得位此其再變也坎所以得乾位於北而離所以得坤位於南也震為陽生也本起於東北巽為陰萌也本伏於西南然震者乾之長男也巽者坤之長女也乾既退則長男當進而用事以主發生之權坤既退則長女當出而代母以司長養之職此震所以居東而巽所以居東南也艮為山也本高於西北兌為澤也本傾於東南然艮者乾之少男也兌者坤之少女也乾既退則少男當出附於震之後以習其生坤既

退則少女當反侍於坤之側以成其養此艮所以居東北而兌所以居西也坎離震兌四者皆當四方之正位而爲用事之卦也乾坤艮巽四者當四隅不正之位乾坤則不用而艮巽則用之偏也震艮坎三男者皆相從以承乾而任父事於前也巽離兌三女者皆相與以夾坤而輔母儀於左右也其爲序則始於震震而巽巽而離離而坤坤而兌兌而乾乾而坎以終於艮也以其義言之則爲萬物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

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乎艮也此吾夫子之所已發明

於大傳之文而非康節臆度而强爲之也

北溪大全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溪大全集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錄監生臣梁朝冕

北溪大全集卷十二

宋　陳淳　撰

說

子石見子求名說

紹熙癸丑九月乙亥堂弟子石見稚子請名於予予觀左氏傳魯人申繻對桓公之辭論名之所以為名者其說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如成季

生有文在其手曰友而名友是也以德命爲義如文王生而名昌是也以類命爲象如孔子生首象尼丘而名丘是也取於物爲假如伯魚生有饋之鯉者而名鯉是也取於父爲類如子同生與父同物而名同是也今吾子石自外訓童蒙適歸而見稚子茲其一氣感通之幾夫豈偶然哉故今茲所望無求諸他惟即諸蒙之義以見意焉可矣夫蒙之爲卦山下出泉靜而且清而君子所取以果行育德之時也其爲訓則物方穉而未達之

稱而其在人則爲形旣賦生之後而神未發知之際雖曰未發知而良知之真所謂降衷秉彛之本然與堯舜孔顔同一天者實爲完具而未放由是而養之以正無異習以汩之則作聖之功恢乎有餘矣其義顧不大矣哉此吾所以深有感於斯而以初筮告之義以配之曰初蒙初之爲言在筮則以其誠一之意可以對神明而無愧在德則四端萬善之所由始而於類則爲第一子之象也子石以爲何如哉揆諸申繻之五言於中又爲

兼備矣葢其生也應父自訓蒙而至則其信也蒙以養正爲聖功則其義也物之始生曰蒙則其象也託物之蒙以見蒙之義則其假也取諸父之蒙則其類也則是名也夫豈常談者比哉子石於阼階衹見之時執右手咳而授之匆容以常談而忽諸至若欲講明其所以爲蒙之學與成就其所以爲蒙之德則又在稚子之當其可焉越十日乙酉陳某書

朱仁仲字說

嘉定丁丑秋過嚴陵爲鄭侯留在學講說學徒朱君右者甚拳拳於聽受深有所警發每自恨親炙之爲晚一日來請字以表其名因取表記仁者右也之語而字之曰仁仲且爲講明其義之所以然古者以右爲尊其所右仁者亦曰尊敬奉持之意云耳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生得之最先具於方寸爲心德之全包五常而統萬善及發而爲惻隱之情則又貫四端而生生不已是乃爲衆善之長而天爵之最尊者亦猶四德之元貫

乎亨利貞所以始乎物而統乎天者也仁之有常尊如是則為仁者其可不有以尊之乎若屈於物欲則失之畀而非尊矣加之私意則幾於慢而非尊矣視聽言動一徇於非禮則又鄰於左遷而非尊矣必如所謂好仁者無以尚之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然後為尊之而不畀必如所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者然後為尊之而不慢必如所謂無終食之閒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然後為尊之而不復有左遷之

失夫是以仁體常昭融呈露於方寸間有以宅中而居尊而日用酬酢千變萬化無一非天理流行而皆吾統攝之内矣兹固古人所以右仁之義也然其為用功之要則在程子有主敬致知之説焉葢敬者此心常惺惺法而天理之所以生也能敬則仁矣而知者又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覺夫害仁之所由起也故敬不主則仁亦無由而尊而所知之不致則又若何而為物欲若何而為私意若何而為非禮焉能保其不害吾之尊耶

嗚呼此又在仁仲勉之名實表裏其有以相副而無愧乎哉

卓氏二子名字說

溫陵卓君廷瑞嘉定乙亥秋游臨漳訪予衡誊而定交焉予覸其爲人葢亦知有是學而好之者也自是相與幾兩閲月襟懷輸寫趣味投合有金蘭之契一日爲予言晚得二子有可教之質欲名其長以克字伯仁名其次以存字叔義葢取魯論易傳之語請爲講明其義之

所以然庶其歸也得以爲趨庭詔士之助于義不得辭也爲之言曰
卓氏子克字曰伯仁惟仁如何心德之真渾然全體純乎天理四端五常皆管於是衆善斯長妙主性情如元統天不息其生人惟有身口鼻耳目手足四肢接物生欲人欲一間心晦厥靈天理之公不復流行於是不仁如頑如痺滅理窮欲何所不至聖學要訣求仁爲大何以求之克去心害非禮而視非禮而聽非禮而言非禮

而行凡此衆疾皆害於中克之克之靡他其功見善惟明真知不疑人欲攸起有觸其幾用心惟剛勇決不吝人欲之去有拔其本幾瑩無遁本絶不遺欲淨理純仁德乃輝在昔有回從事於此心不違仁體具孔子彼我丈夫希顔亦顔咨爾子克其惟勉旃

卓氏子存字曰叔義惟義如何曰心之制制之在心如利刀云物來觸之則半而分一可一否便成兩片一從一違決有定見初無所爲惟理之宜日用由行坦然正

達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一惟當然何私之有起居語言飲食葛裘計較之私一毫不留酬酢萬變其則不紊物各付物一止其分君子存之念玆在玆一息無間靡他其為見義必明如辨白黑灼然不亂無為利惑守義必固金石其堅確然不渝無為利遷如是而存義即我立存之又存衆義畢集慊心無餒氣自浩然乃復其初塞乎兩間體用具全終始惟一所謂終之於易無失咨爾子存毋忽於易舍之則亡是謂自棄

莊氏子名字說

莊氏子冠請命於余緣姓命名而以字俱名之曰約禮字之曰博仲以人生秉彛無不公共自稟氣之不齊而感物之易動非有禮以約之則必流於放蕩此古之君子所以必莊嚴敬祇約此身於三百三千之内無細大之或違視以禮而無邪聽以禮而無欵言以禮而無妄動以禮而無非皆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揉氣質而使純杜物欲之交鑠無一節之不中以會歸於至

約然其至約之由又在斯文之博蓋博所以明萬理於
心約所以會萬理於身不博則無以識夫約中止宿之
地不約則無以體夫博中聞見之真盡心知性而後能
存心養性物格知至而後能心正意誠茍蹊徑之少差
於堂奧而莫升惟兩盡以造極信學功之大成昔子顔
子從事於此竭吾才而無餘如有立之卓爾博約之至
是而俱融無惚恍拘繫之病矣亞聖人而具體爲後學
之指南爾約禮其景慕無斯名子之懸

嚴陵學徙張呂合五賢祠說

嚴陵學舊有嚴宋田范趙五賢祠在明倫堂之東偏近世又祠張呂二先生於别室嘉定丁丑秋鄭侯徙二先生像合諸五賢而更其扁曰七賢祠時某自中都歸為鄭侯留在學與諸生講磨諸生有扣其說者義不容默因孜子陵里之高士其清風孤操有以起人主尊敬之誠而成一代節義之俗廣平之危言峻行不少屈撓與諫議之勁直文正之忠誠清獻之清白又皆郡之賢刺

史載在史籍昭昭不待言也至如乾道庚寅中南軒以
道學名德守是邦而東萊爲郡文學是時南軒之學已
遠造矣思昔猶專門固滯及晦翁痛與反覆辯論始飜
然爲之一變無復異趣其親仁之篤徙義之勇克己之
嚴任道之勁卓卓乎不可及東萊筮仕方初以少年豪
才博覽藐視斯世無足與偶何暇窺聖賢門户及聞南
軒一語之折則愕然回釋然解乃屏去故習斂躬屈節
爲終身鑽仰之歸且道紫陽泝濂洛以達鄒魯俛焉日

有孜孜斃而後已雖於南軒所造有不齊要之不失爲吾名教中人而斯文與有賴焉視世儒之竊佛學以自高屹立一家門户且文聖賢之言以蓋之以爲真有得乎千古心傳之妙不自覺其與聖人殊宗背馳反誤學者於詖淫邪遁之域而卒不免爲吾道之賊者是豈不大相萬萬而鄭侯今日所以示邦人合祠之意者亦豈徒云乎爾哉昔子路問成人夫子告以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而文之以禮樂則

可以爲成人矣葢舉近世之賢者以爲之質以復加之磨礲潤澤之功然後可以責其有成今嚴之學子誠能起敬五賢之高躅而實致其希慕之功以爲受道之質然後講明二先生之學問以參攷夫師友淵源之全求其所謂大中至正之統者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則體全用周文質相副其於至道成德之君子也又孰禦焉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嚴之學子其勉之

魂魄說

魂者陽之靈氣之發也其分主乎動所以行乎此身之中隨所貫而無不生也魄者陰之精體之凝也其分主乎靜所以實乎此身之中隨所注而無不定也故自著者而言之則口鼻靈于呼吸而不息者魂也耳目精於視聽而不散者魄也統而言之則所以貫乎耳目視聽之間使之常靈而不匱者亦魂也至於四肢之靈於舉履五臟六腑之靈於傳送凡氣之所貫常發越而有生

意者皆魂也所以注乎口鼻呼吸之間使之常精而不爽者亦魄也至於四肢之精於舉履五臟六腑之精於傳送凡體之所注各凝實而有定理者皆魄也若口噤而鼻絶目困而耳窒手頑而足僊肺萎而脾弱肝枯而腎涸則靈者息而非魂之謂矣若口狂而鼻逆目流而耳恍手亂而足輕肺喘而脾滑肝急而腎泄則精者散而非魄之謂矣又廣而言之下極者形之底氣之根而魂魄之所自出也元首者形之表氣之會而魂魄之所

由萃也在精神則神魂而精魄也在血脈則脈魂而血魄也在聲貌則聲魂而貌魄也又錯而言之呼吸以氣固魂也然呼者爲陽伸吸者爲陰屈又有不同焉視聽以體固魄也然視者爲陽明聽者為陰虛又有不一焉四肢有左右之辨而又有動靜之殊五臟六腑有五行之別而又有生尅之異與夫神有清濁而精有虛實脈有浮沈而血有凝釋聲有剛柔而貌有溫厲又各不齊焉蓋其分也雖有陰陽在氣在體之異屬其合則又俱

不離乎一氣而參觀互考魂中又有魄魄中又有魂萬變固無所不存並行亦未嘗相悖魂必魄然後有以精其靈魄必魂然後有以靈其精而心居中央秉氣麗體又所以爲魂魄之主而總攝之凡日用之所奮厲振作通暢和樂施爲經畫思慮明覺者皆心之所以主魂之屬也整齊嚴肅安恬退止持循執守决斷誌記者皆心之所以主魄之屬也故魂充而魄聚則心力强心之神明精爽則魄魂有統其記事也必專而其慮事也必明

其斷事也必確而其行事也必勇其絶惡也必嚴而其徙義也必果其執德也必固而其進道也必健至於山立而揚休玉色而金聲坐如尸立如齊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九容之無不敬九思之無不通望之儼而即之溫恭而安威而不猛九睟面施體陰陽合德無非是形見也人心始於氣感則得魂為先既而體凝焉則魂次之及既生而神發焉則魂主之發未遠而純一湛靜則魄主之男乾道則魂統魄女坤道則魄統魂稟重厚者則

魄勝魂賦輕浮者則魂勝魄人於幼也氣渾全而質未實則魂盛而魄少及其壯也氣正充而質已定則魂與魄俱强及其老也氣衰而質羸則魂與魄俱耗及其死也氣與質判則魂升而魄降惟平時粹有陰陽之德者魂清魄爽灑然於化無復凝滯若陰欲重而陽明昏者則魂沈魄濁於是乎或滯於冥漠之間而未能以遽化矣此魂魄之大旨也

釋家君録忌說

禮書忌說

檀弓曰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忌日不樂

鄭氏註曰念其親死日不用舉吉事

孔氏正義曰言服親之喪已經三年可以棄而孝子有終身之痛曾不暫忘於心也故君子終竟已身恒慘念親忌日不爲樂事以其親亡忌難吉事

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

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鄭氏註曰忌日親亡之日忌之者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

孔氏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終身念親不忘之事謂忌日不用舉作他事者非謂此日不善别有禁忌不舉也言夫忌日孝子志意有所至極思念其親不敢盡其私情而營他事也

又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

孔氏正義曰此一節明文王祭思親忠敬之甚言思念死者意欲隨之而死如似不復欲生廟中上不諱下於祖廟稱親之諱如似見親也祭祀盡忠誠齊時思念親之平生嗜欲如似真見親所愛在於目前又思念親所愛之甚如似凡人貪欲女色然也

近代諸儒議論

伊川先生曰家必有廟廟必有主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今正廳正堂也蓋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於正寢可以盡思慕之誠喪祭禮之大者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禽獸無異矣

又甞於國忌日素饌或以詰其故先生曰禮居喪不

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

横渠先生曰忌日變服為曾祖祖布冠帶麻衣為曾祖妣素冠布帶麻衣為父布冠帶麻衣麻履爲母素冠布帶麻衣麻履爲伯叔父素冠帶麻衣爲伯叔母麻衣素帶爲兄素衣素帶爲弟姪易褐不肉爲庶母及姊一不肉

晦庵先生祭儀忌日特設一位於正寢如祭禰之儀主人慘紗垂脚幞頭慘布衫爁鐵脂皮帶主婦去華盛

之服凡與祭執事者皆然告言孝某孫某稱云孝子
今以皇某親某官府君遠諱之辰敢請神主出臨正
寢恭伸追慕考妣即三獻哭盡哀不飮福受胙
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辰孝某孫某敢昭告于皇
某親某官府君無官稱某號府君妣無封言某氏夫
人歲序遷易諱日復臨追遠感時不勝永慕考妣即
云痛割怙恃昊天罔極敢以清酌庶羞敬伸奠獻尚
饗愚謂吾家避先諱末句當云伏惟鑒饗

右忌說禮書三段注疏五段并三先生之說五段恭承先諱在近重感於心因録以示諸子姪而共致其孝敬焉慶元己未二月十日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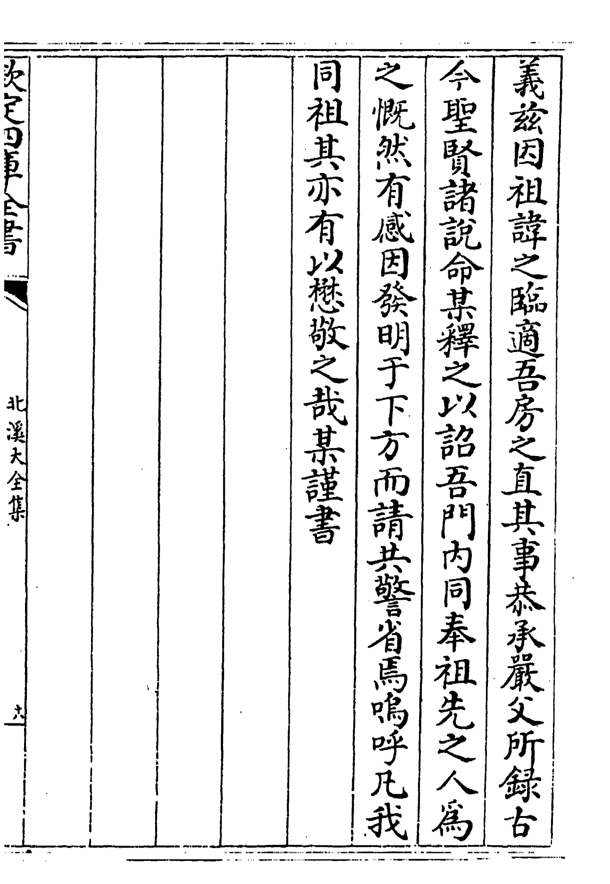
淳曰忌日者何亡者屬纊之日也亡者爲何有祖焉有禰焉有旁殺之親焉忌者孰忌之有子焉有孫焉有旁殺之親焉然則如之何其忌之曰此天理之至人情之極出於其中秉彛之所不容已而非自外至者也葢昔者亡者於是日之亡也乃人道之大變爲子者卒然遇

之如天之忽崩地之忽陷無所告訴正其笄纚徒跣擗踊哭泣傷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之時其爲哀痛迫切之甚直欲與亡者俱亡而不復意有此身之存者也雖其所服日月之已竟而此心之慕終其身有不能已而況於是日之復臨則其爲感動又將如何耶下而爲孫者若曾若玄及旁而若弟若姪由齊衰以至功緦雖其發於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衣服者其哀情有等級之殺要之當時於此則亦其遭變之始而痛于厥心者也

豈以是日之復臨獨能頑無所動耶此聖人制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以是日爲君子終身之喪所以行乎是日者雖其全儀去古廢缺不可復考而其遺言緒論猶間有存于檀弓祭義等篇如曰不樂曰不用曰不敢盡其私若簡簡乎一二語而其大義則固昭昭可推而見也夫亦豈止於若是而已哉夫亦豈徒然若是而已哉故君子爲禮於是日也必視諸喪之餘以從事每事必變乎常衣必以素食必以蔬不御酒肉不接聲色不敢

他適不敢他舉惟專有以致其事亡追遠憂思敬慕之誠然後爲情文之稱中哀樂之節得性情之正而不失乎聖人之意也嗚呼此文王以是日必哀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所謂天理人倫之至而為萬世法矣奈何世之人不復講乎此動惟適己以自便上焉既無追慕之哀而一肆志於燕飲之樂若賀亡之爲下焉又無戒禁之敬而蕩然無所不爲無所不之殆若安平無事者吉凶紊亂常變混雜抑不思今日爲何日名之

曰忌者其端原果何謂昔之斯辰其人果何爲而吾於是人又爲何屬也顧乃忍焉若是寧不悖理傷義而類於無人心者歟其有篤於奉先者又不過精嚴豐潔爲浮屠事祀非其鬼饋非其徒以爲是足以薦拔亡者而無憾而於亡者之前則荒忽褻慢姑泛爲之一薦已則肆飲妄動又依然前之爲也展轉迷繆同然一習莫有以爲非者有如近世先覺諸君子更相正訂略有成說可舉可稽其覺迷警謬之惠大矣某小子竊幸有聞斯



義茲因祖諱之臨適吾房之直其事恭承嚴父所録古今聖賢諸説命某釋之以詔吾門内同奉祖先之人爲之慨然有感因發明于下方而請共警省焉嗚呼凡我同祖其亦有以懋敬之哉某謹書

北溪大全集卷十二

北溪大全集卷十三

宋 陳淳 撰

說

宗說上

按禮經別子爲始祖繼別爲大宗繼禰爲小宗宗其爲始祖後者爲百世不遷之宗宗其爲高祖後者爲五世則遷之宗蓋諸侯適子適孫常繼世爲君自第二而下

諸子不得禰先君而別於正適皆稱別子其後子孫爲
卿大夫則不敢祖諸侯必立此別子爲始祖而別子之
世適則常繼此別子之正統以主始祖之祭與族人爲
宗爲其所尊宗謂之大宗子雖五世外與之絶服者亦
皆爲齊衰三月及其妻同雖婦人不敢降是謂百世不
遷之宗其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世適
後之以主庶子之祭與昆弟爲宗謂之小宗子旁側而
降之其第一世繼禰者曰繼禰小宗爲親兄弟所宗爲

服期第二世繼祖者曰繼祖小宗爲同堂兄弟所宗爲服大功第三世繼曾祖者曰繼曾祖小宗爲再從兄弟所宗爲服小功第四世繼高祖者曰繼高祖小宗爲三從兄弟所宗爲服緦自高祖外五世則無服祖遷於上而宗易於下是謂五世則遷之宗雖別子兄弟五人其爲宗法皆然大宗一與小宗四爲五小宗五世外雖已遷而復統於大宗更百世未嘗絶故魯人有同姓死以其疏遠而弗弔子思以爲無恩之甚引夫子荅季孫之

言以正之曰繼之以姓義無絶雖萬世而婚姻不通也此大小宗之定說也不惟公子之爲然或異姓公子之來自他邦别於本國不來者亦謂之别子及庶姓之起於是邦别於隱淪不起者亦謂之别子其繼世爲大小宗法一與此同不惟公子繼世之後爲然其在當時或先君之子今君兄弟等輩上不得宗君下又乏爲後世之宗不可無人主領則亦比附大小宗法以領之國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者謂之適昆弟其庶母所生者

謂之庶昆弟皆先君之子俱謂之公子而在士大夫列者固有相宗之道焉君必爲此公子士大夫之庶者立此公子士大夫之適者爲之宗使之宗之若有適母弟則使一人爲宗以領公子死則公子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禮如大宗更不立庶昆弟爲之宗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君無適母弟則擇庶昆弟一人爲宗以領公子死則公子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禮如小宗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或公子惟

一無他公子可爲己宗而亦無他公子來宗於己是謂有無宗亦莫之闕此又大小宗之變例也爲宗子者在大宗所主始祖別子之祭小宗所主小宗祖禰之祭其爲體甚尊宗子屬族人於外宗婦領族婦於内其權爲甚重而族人所以祇事宗子者其禮又爲甚嚴冠娶必告喪練祥必赴雖貴富不敢以入其家必舍車徒於外有歸器衾裘車馬必獻其上而自服用其次非所獻不敢以入其門若富具二牲必獻其賢於宗子夫婦皆齊

而宗敬焉終事而後敢私祭爲支子者不敢干其祭或宗子有疾而當攝則必告而後祭若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無罪而去國則以廟從或有罪去他國庶子爲大夫而居則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其辭于賔則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或庶子無爵而居則望墓爲壇以時祭及宗子死必告于墓而後得祭于家稱名不言孝所謂攝主又不敢備禮不

猒祭不旅不嘏不綏祭不配不歸胙或有殤與無後則從祖附食庶子不得偕祭之及不得僭爲長子斬凡拳拳於宗子若是其敬者何哉皆以尊先祖之正體而不二其統一人情之所趨而不背其本也惟其如是故上有以事祖禰而盡尊尊之義下有以合族屬而篤親親之恩是雖歷世代愈遠分枝系愈蕃而人知宗派所自來本支昭穆不亂而宗廟常嚴家有宗黨時相接長幼疏戚有紀而骨肉不離自國姓達于庶姓通天下無二禮

則通天下無二俗如小記所謂序昭穆別禮義而竭人道白虎通義所謂長和睦通有無而紀理族人文王世子所謂孝弟之道達君臣之道著邦國有倫而衆嚮方大傳所謂社稷重而百姓愛刑罰中而庶民安財用足而百志成禮俗形者皆於是乎見則其立宗之効固不甚大矣哉此有周而上王化之所以爲盛禮樂達於天下道德一而風俗同者其大綱目端有在乎此也

宗說中

古人宗法不幸厄於秦火不見全經又幸而復出於漢儒雜記之書學者因得以考識其遺意其綱領大槩見大傳小記其變禮條目見曾子問而其所旁照者又間見於曲禮內則喪服傳文王世子王制等諸篇然其殘文有闕晦而不章者可不講訂以明之乎或問大傳小記皆無大宗之文但曰繼别為宗而已何以見其爲大宗耶曰宗者尊也以其爲先祖主爲族人之尊故族人來共尊之與事其先祖因推尊為宗子而得宗之名若

繼別子之後乃其世世適派無旁枝之間雖更百世族屬之遠亦咸宗之而無所遷改非謂大宗而何況以下文繼禰者爲小宗形之則見此爲大宗決矣必欲更明白無疑則當云繼別爲大宗而禮志亦已有如此云者可以補其字之所不足也曰既曰繼禰者爲小宗矣又曰宗其繼高祖者何小宗所繼之不一耶曰小宗有四或繼禰或繼祖或繼曾祖或繼高祖皆至五世則遷以其五世則遷比大宗爲小故謂之小宗由己上言之則

繼禰爲第一世繼祖者爲第二世繼曾祖者爲第三世繼高祖者爲第四世至高祖之父則爲第五世已親盡無服當祧而不復祭是謂祖遷於上由己下言之則繼高祖者至子爲五世繼曾祖者至孫爲五世繼祖者至曾孫爲五世繼禰者至元孫爲五世視族人皆是四從兄弟無服更不復與之爲宗而各自隨近相宗是謂宗易于下要之四小宗初皆繼禰爲始而末皆至繼高祖爲終故原其始則云繼禰而要其終則云繼高祖況此

所謂禰者乃指別子之庶子所謂繼禰者指庶子所生之適子繼此庶子之後與親兄弟爲宗其文承繼別大宗之下是從別子宗法旁殺而爲之正小宗立法所從始所以必亞大宗而立言曰繼禰者爲小宗也曰繼高祖者之身正是第四世而又爲宗未及蒲五世而禮經乃以當五世則遷之言何也曰此言繼高祖者至五世則遷非指定繼高祖者爲己五世而當遷也但記文簡略其實即是指繼高祖者之子爲五世則遷而非謂繼

高祖者之身也或問大宗繼别子之後只是世世直派適長非有他也而大傳乃曰宗其繼别子之所自出者其主意又似歸重於所從出之人何也曰按鄭氏注無此文亦無解此意至疏家則以為别子所由出者或由此君而出或由他國而來果若然則是其所為宗者非宗其繼别子之世適是乃宗其别子所由出之先君與其所由他國之公子也無乃支離迂折之甚乎故文公以之所自出四字斷為衍文謂作注時未誤至作疏時

乃始誤耳今當刪去則古人宗法明白直截易見如日星而無可疑矣或問大傳既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而小記又曰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三言大同小異果孰得而孰失耶今按大傳之文爲正而意已足直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爲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主之祖禰也若小記中二言乃又有不祭禰不祭祖之別據其文意重複似是衍字而鄭氏乃曲爲之說疏家又從而實之於不

祭禰則謂宗子庶子俱爲下士得立禰廟宗子是禰適故得立禰廟而得祭禰庶子是禰庶故不得立禰廟而不祭禰明其尊宗以爲本也於不祭祖則謂宗子庶子俱爲適士得立祖禰二廟宗子既得立祖廟祭之而庶子是祖庶雖得自立禰廟而不得立祖廟祭之以正體祖適居乎上者謂下正禰適猶爲庶也此正推本崇適明有所宗也族人上不得綦宗下又辟宗然後能相序爲五宗者悉然此於文雖亦可通而不免意折辭費不

若大傳辭簡意直而事反該悉也或問大傳曰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而小記又曰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大傳之言與喪服傳之言一同而小記之言又有增損果孰得而孰失耶曰大傳所謂得字在小記則無之而小記所謂斬字在大傳作三年又無與禰二字彼此之義皆有所未盡者今當互取之曰庶子不得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則語明而意備矣原此文大要須己身是父適祖適承重乃得遂其為

長子極服之制其尊先祖之正體當如是也在馬季良注喪服云此爲五世之適父乃爲之斬蓋以長子是繼高祖小宗之適而言其世數過於大遠在鄭氏註此言不繼祖禰則長子必五世所以破季長之說而不明其世數及注喪服則曰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蓋以持服者是父之適子而言又不及祖之世數爲未盡若庾氏云用恩則禰重用義則祖重至己承二重則爲長子斬既承祖禰二重則亦猶父適祖適也疏家又

詳此意謂禮有適子者無適孫或已是祖正又是父適若父猶在則已未成適不得重長重長必是父沒後者故云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或已雖是祖庶而却是父適應立禰廟則已長子傳重當祭而不爲斬者以祖庶厭降故也即是二辨參之則必兼父適祖適然後可遂其服斬益以明矣疏又言禮爲後者有四條皆不服斬有體而不正若庶子爲後者有正而不體若適孫爲後者有傳重而非正體若庶孫爲後者有正體而不

傳重若適子有廢疾不立者四者皆期悉不得斬惟正體又傳重乃得極服此又以長子不得斬之變例言之亦不可以不倂知也或問内則曰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以庶子祇事宗子固也宗子本適子也又以適子祇事之如何其别也曰此適子謂小宗中父之適及祖之適也庶子爲大宗之庶子及小宗適子之弟也然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故以大宗子視小宗子雖曰父之適祖之適而皆爲庶也宗子指大宗子而言此

文雖主事大宗子而其事小宗子者亦然故族人一身凡事五宗旣事親兄弟之適繼禰小宗又事同堂兄弟之適繼祖小宗又事再從兄弟之適繼曾祖小宗又事三從兄弟之適繼高祖小宗與事別子世適繼始祖太宗爲五若庶子是宗子親弟俱爲下士得立禰廟則宗子立禰廟祭之庶子更不別立禰廟行祭惟助祭於宗子禰廟若宗子庶子俱爲適士得立祖禰二廟則宗子立祖廟祭之庶子更不別立祖廟行祭惟助祭於宗子

祖廟若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得祭曾祖而不合立廟則宗子立廟庶子祭于宗子之家若已是宗子從父庶兄弟父之適子則惟得於家自立禰廟而祖及曾祖亦必於宗子之家寄立之若已是宗子從祖庶兄弟父祖之適則立祖禰廟於已家而亦寄立曾祖廟於宗子之家皆已供上牲宗子爲祭之此其祇事宗子之所由本也

宗說下

此篇方起草未及竟而先生寢疾矣姑存此以

見大意

或問古人宗法果可以行於今與否歟曰後世頽風敝俗與古人宗法相及者莫甚於今日生民秉彛良心天理之不容泯沒亦未嘗不間見於世而近代先覺諸儒宗所相與發明遺文故典者亦已昭昭有成說於世矣蓋今之所謂姓氏者幾更世代離亂朝市變遷已不復上世聖人因生胙土之舊章百宗蕩析或妄委其姓而冒人戶貫或妄以戶貫與人而溷其宗何止於託漢堦

而冐姓劉以狄種朱邪而附李屬籍也至於無嗣續而欲繼絶者又不本聖人同宗為後之正典乃字育螟蠕非族類或取諸妻之黨若鄫人立莒公子郭氏之立柴榮或取女子之出若賈氏之立韓謐或公然取他族苗裔若存勗之養寧嗣源之養王從珂或以他人妊孕為己出不之怪若秦政之本吕不韋楚幽之本黄歇宋蒼梧之本李道兒又有若漢鬼之蓬頭歆祀莫識為誰何者意其得於荒茫遺棄不可知之中抑又有若司馬

之牛睿陰為瞍昧者凡此數端不惟搢紳宦族為然在閭閻編戸之伍蓋總總也豈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是乃自為斬絶之道而非有嗣續之實也譜系眞贋既雜亂不明而宗庶昭穆又顛倒無辨或以弟為子或以子為孫或位姪於叔之上班叔於姪之下是以族屬不相統恩意不相浹在族燕一序齒為儀不復省名分尊卑之別在族會一視財為禮不復顧服紀踈戚之差名家顯族降為皁隷而不之知雖至親以過門為辱白

白屋至卿相問其所從來則莫之識或識之每羞道其祖甚至父母在已析居異籍兄弟不相顧一如路人户未割反互相殘賊親未盡不復相往來冠昏死喪不相告貧窮患難不相卹故骨月弟相告訐而無親睦之風族黨務相爭鬬而乏遜順之習於是有語及祀典則禰已附而高曾忘忽不致享祭有主而適庶相勝並立廟或欲敘及宗法則皓首諸父不肯陪禮于少年適姪之側華髮庶姪亦恥屈節于妙齡叔父之前家家自為俗

而各有法人人自為法而各有心公卿大臣閥閱纔易一世即隊塗地賢人君子之後不復能世其家回視古人宗法與之甚相反者蓋莫甚於今日也然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走獸之道也知有父而不知有祖者飛烏之道也人靈於物知有祖禰尊尊親親秉彝良心夫孰不固有之本無古今貴賤之别雖更叔世衰微離亂之極猶有孝義族類班班史冊或九世同居相與忍為雍睦者 張公藝 或宗族七百口設廣席長幼以次坐共食

者（五代江州陳氏）或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者（後漢其重）或緦服百口同爨昆季相事如父子者（南史楊播）或累世同居共庖兄弟至四從皆如同氣者（唐劉君良）或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俸禄皆聚一庫而計口日給餉者（本朝李昉）或奉兄軌如父公禄賞賜皆入軌之庫有所資須悉就軌請者（宋蔡廓）或奉叔母李如母兄弟寸尺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賚一聽李自裁者（北史崔孝芬）則良心天理之不容泯没者固未嘗不間見於斯世

也而近世先覺諸儒宗所相與發明遺文故典又昭昭

可覆如程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

忘本須是明譜系立宗子法又曰若立宗子法則人知

尊祖重本而朝廷之勢自尊此言宗法之為係甚重也

如曰宗子法壞則人不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

未絕不相識又曰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

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

亦薄此言無宗之為俗不美也如曰凡言宗者以祭祀

為主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於己所以得宗之名非宗於人也則明其所以為宗之義也如曰立宗子法亦是天理如木必有直幹亦必有旁枝如水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又有旁枝達而為榦者明其皆本於自然之勢也至論所以行之之實則曰須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祖業使一人主之又如常家宗會法月為一會以合族使骨肉之意常相親其間支子不祭則曰齊戒致其誠意與主祭者不異可與

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雖不祭情亦可安其論長子不得爲人後則曰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絶亦當繼祖如卑幼爲大臣以今之法自合立廟不可使從宗子以祭

北溪大全集卷十三